

中华鲟儿童文学新作丛书（少年系列）

悠悠十六岁

主 编

束沛德

副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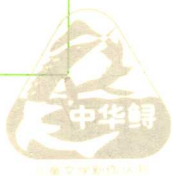
高洪波

总策划

白 冰

葛树娟 著

YOUYOU
SHILIU
SUI



安徽教育出版社

ILIUSUI

葛树娟 著

悠悠十六岁

506907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悠悠十六岁 / 葛树娟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10

(中华鲟儿童文学新作丛书.少年系列)

ISBN 7-5336-2364-9

I. 悠... II. 葛... III. 儿童文学-故事-中国-当代

IV. I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8504 号

选题开拓:朱智润 陈龙银 王嘉年 责任编辑:陈龙银 卢 轶

装帧设计:何宇清 技术编辑:李 松 文内插图:王新民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商中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5.75

字 数:120 000

版 次:2000年10月第1版 200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2 000

定 价:7.8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0551) 2651321

邮 编:230061

编辑的话

“中华鲟儿童文学新作丛书”分为儿童系列和少年系列，两个系列同时推出。少年系列中的作品主要为长篇童话和小说，适合小学高年级学生和初中生阅读。这些作品，有的反映了少年朋友的学习和生活状况，有的反映了“爱”的主题，有的是向少年读者传授知识的，都很有现实意义。文内配有大量插图，将内容形象地呈现给读者，使读者阅读时更容易理解。

少年系列的作者大多为少年朋友喜爱的、活跃于少儿文学创作领域的作家。作品均为作者专为本丛书创作的新作，这就避免了作品的重复出版和发表，使丛书在具有了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的同时，又具有了独特的收藏价值和研究价值，这也有利于引导少儿读者和少儿教育工作者树立少儿文学精品意识和图书消费意识。

本丛书之所以以“中华鲟”冠名，是有其象征意义的。中华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长江流域的洄游动物——每年总是不辞辛劳到固定水域产卵、繁衍后代。在它身上体现出了一母母爱精神和一种执着、坚韧不拔的品质。这种精神和品质也是我们少儿文学作家所具有的精神和品质。所以，丛书的许多作品都体现了作家对少年儿童

本体生命和对少年儿童现实生活的关注，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	第一堂课	(1)
二	长跑冠军	(21)
三	专案小组	(30)
四	不谈感情	(56)
五	生日祝福	(65)
六	发型风波	(77)
七	组织决定	(90)
八	青春烦恼	(104)
九	遭遇坎坷	(113)
十	孤独之旅	(123)
十一	少女之死	(137)
十二	野营拉练	(150)

一 第一堂课

我不是个胆汁质的人，可那个时期情绪波动很大，特别爱急躁、冲动，无端地为一些今天看来毫不值得的鸡毛蒜皮的事动怒，师生关系一度很紧张。

今天回过头来思索，除了有个人心理上的毛病外，还与我当时所处的特殊年代和所受的畸形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摘自杜红妹《我的教师生涯》

铃声一响，杜红妹心跳立刻加快。教科书、笔记本、点名簿早就被卡进夹子里抱在胸前，脚却不听使唤——想到要在教室里过 45 分钟，她就发怵得有点反胃。

1

还有 1 个月才满 16 岁，她却已经站到了这所中心小学的讲台上，当起六年级学生的班主任。

在区里师范学校集训时，一位什么科长给他们做动员报告时说：“文化大革命”以前 17 年的学校基本上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学校就像一块板结的粘土地，你们这些革命小将就像一粒一粒小沙子，掺进粘土，改变它的成分，也就是要打破学校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旧学校的面貌要从你们进学校那天起发生变化。同学们，责任重大啊！

一席话说得不谙世事的十六七岁的年轻人热血沸腾。他们在各种表决心、大讨论的会上一遍遍诵读毛主席语录：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

念这些话时，他们热血沸腾。

带着一身书生气和稚嫩气的少男少女充满了自信与豪

情，他们天真地认定：改造旧学校面貌的重任非己莫属。

“等着吧，我会成为 70 年代最出色的人民教师、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杜红妹暗自鼓励自己。那时，这个 16 岁的女孩子并不知道什么是知识分子。“旧学校”“掺沙子”“一统天下”“粘土”这些词对她来说都是虚幻的、朦胧的，她只是凭着热情、幻想和憧憬设计着自己的教师之路，她还不懂得，人生是一条震荡的曲线，像世间万物一样，自有它的规律。

那是 1970 年，盛夏，酷暑难挨。

2

开学那天，学校负责人领着杜红妹和两名经过培训的女孩走进校园。操场上欢蹦乱跳的学生倏地停住了嬉戏，注视着她们。几位老师模样的大人嘻嘻笑着，议论着：

“站在六年级学生堆里找不着她们。”

“一群小不点。”

“有热闹了。”

几个女孩头也不抬，紧跟着学校负责人走进教学楼。神圣而神奇的教师生涯从此开始。

她们是 3 名能背《毛主席语录》、认识 26 个英文字母、会做一元二次方程、在师范学校培训了两个月就被称作“教育战线的新生力量”而推进学校的十六七岁的孩子。

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们一点点慢慢地生活下来，举起一杯杯人生之酒尽情地啜饮，酸的、甜的、苦的、辣的全尝到了。新奇的变为平常，陌生的成为熟悉……

杜红妹始终不明白，中学里 300 多名应届毕业生里 5 个当老师的，为什么偏偏就有自己？一起分到学校的几个人里，为什么轮到个子最矮、年龄最小、体重最轻、一脸娃娃气的她去当这个六年级（6）班的班主任？

这一年要改革教育制度，入学的季节改了，所有在校的学生多读半年书。这批六年级学生 7 岁入学，现在最小的已经 13 岁，年龄大的都 14 岁了。

六（6）班的前班主任住院生孩子。匆忙之中，红妹上任。

学校负责人领着她站在教室门口的一瞬间，空气像是



凝固了，鸦雀无声。懵懵懂懂之中，她只记得满教室都是黑压压的人头，看着有点发晕，坐着的学生看着好像比站着她矮不了多少。

“这是你们的新班主任杜老师，她是教育战线的新生力量，大家欢迎！”学校负责人领头鼓掌，学生也跟着拍了几下。他朝红妹点点头，说：“看你的了。”接着招呼一个大男孩儿：“王勇，按计划上‘天天读’吧。”说罢转身离去。

像一滴水滚进油锅，教室里顷刻间炸了，嗡嗡的声音从各个角落漫出来，像每个人都在说话，又找不出到底声音从哪儿出来的。

红妹的脸热乎乎的，手心攥出了汗。她站到门口。初次上阵的豪气锐减，她觉得心里憋了好多话该说，一时又找不出第一句该说什么，呆呆地望着那一片黑压压的头发。

“老师，上课吧。欢迎！欢迎！”是个男孩子粗拉拉的声音。

“是啊，老师，上课吧。”

“讲啊，老师。”

“老师，您是红卫兵吗？”

精力过剩的学生你一言我一语地调侃起来。显然，他们没把这个娃娃脸的小老师放在眼里。她太大的眼睛里忽闪忽闪藏着稚气，找不出教师的城府和气派。这样的教师谁买账啊！

她心里慌乱起来。负责人说跟学生见见面，怎么一下子就让她上课呢？做学生时，红妹从不发愁站在人前说

话。老师不来，她临时组织个讨论会，对付一节课是常有的事。可现在，是当老师啊！虽然她还不知道教师是“传道、受业、解惑”的职业，但当老师上课和当学生班长上课是两回事，她还是知道的。

红妹求助似的望着那个叫王勇的男孩，希望他站出来。不是说让他组织“天天读”吗？30年前的学校，每天第一节课的内容是学习《毛主席语录》或者《毛泽东选集》里的文章，简称“天天读”。

王勇面无表情地迎着女教师焦灼的目光，不露声色，嘴角掠过一丝嘲弄的微笑。学生们“嗡嗡”议论着，“嘻嘻”嗤笑着，教室里热闹得像茶馆。

红妹心中不悦。凭直觉，她知道，学生没把她放在眼里。以前自己做学生时，逢到班里换老师，常常遇到这种场面，有经验的老师不费多大力气就能迅速掌握主动权。要是第一次见面“镇”不住学生，那这老师以后的日子可就惨了。

道理清楚明白，可到底怎么“镇”住他们啊？刚上任的小老师一点主意也没有，她看看这个，望望那个，像无助的孩子，始终没勇气说话。

“你教这个班？”一位个子不太高的年轻男子站在她面前。教室门开着，里边的声音他听得一清二楚，这使红妹有些尴尬。她默默地点点头。

“我叫关林涛，教体育。新接班，这种情况正常。别怕，上讲台，愣闯，我站这儿不走，出了问题我再露面。”关老师一副古道热肠。

有人壮胆，心情好多了。红妹故意不关教室门，放重

脚步，“腾腾”几步踏上木制讲台，随手抄过一根粉笔，拿出上中学时写黑板报的“武艺”，将粉笔放倒，在黑板上留下一列粗大的字：

“天天读≠天天吵，请自尊!!!”

写毕，回身，双臂抱肩直盯着王勇，一言不发。“领导让你上‘天天读’，你晾我吧，咱们较量一下。”她暗暗自语。

教室顿时静寂无声。学生们看看黑板，看看娃娃脸的老师，这出乎意料的一招让他们吃惊不小。王勇低头沉默。

趁安静，红妹迅速数人数，每行 10 人，6 行，好像其中一行是 9 人，乖乖，59 名！这么一大片啊！她心里暗叫，身子在微微打颤，紧咬的牙关一点点松动。

少年的心理应该是不怕碰壁，不知道困难，也不懂得绝望。可红妹此刻的心却有点灰，初试受挫令她伤感，想起以后的日子，她有点怕。

关老师的身影在教室门口一闪，她的心忽地一下，断掉信马由缰的思路，命令自己说点什么——

“我中学刚刚毕业，知道一般学生对付老师的几招，要是我还当学生，今天可以给你们当师傅，遗憾的是我现在成了老师，希望别逼我研究怎么对付你们。如果你们愿意支持我的工作，咱们就和平共处；如果相反，趁我还没上任，请跟学校领导说说，换人。想怎么办，大家商量吧。”说罢，她艰难地走下讲台，出了教室，重重地带上教室门，只朝关林涛点点头，就疾步冲进办公室，跌坐在椅子上，不争气的眼泪刷刷地淌下来。

女孩儿的眼泪有时像清洗剂，流淌一阵子冲掉心中的郁闷，精神爽气多了。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进去呀！”是关老师的声音。红妹慌忙理理头发，拍拍双颊，恢复了原样。

进来五位少年，两男三女。她只认识王勇，是刚才学校负责人介绍的。

“老师，我们是班委会的，请您上课去吧。”一位女孩儿细声细气地招呼她。

红妹不好意思转身面对他们，她怕脸上的泪痕没擦净被他们发现。她闷闷地说：“你们还是商量好了再说吧，今天我不去。”

学生们讪讪地走了。

关林涛坐在她对面。

还说用毛泽东思想占领教育阵地呢，第一天就这么窝窝囊囊，以后的日子怎么过？红妹觉得自己像小鸟怀着热切的希望展翅朝天空飞去，一碰铁丝网就急速落下一样，无能又无奈，禁不住长吁一口气。

“仗还没打就败下阵来？”关林涛笑吟吟地问。他见红妹不作声，又鼓励道：“学生不是找上门来请你吗？这就可以了。”

“谢谢你帮我。”红妹心存感激。

“谢什么，应该的，新老师都有这么个过程。”关林涛一笑，“真难为了，你还是个孩子。”

“谁是孩子？我是大人了！”红妹争辩。她很怕别人不把她当回事。

关老师一耸肩：“真正的大人是怕人家说他岁数大的。

‘大人’这个称呼就是孩子说的话。”

红妹愣愣地听着，不知该回答什么。过了很多年，岁月给她面孔上刻下沧桑之后，她先不再称自己是“大人”，接着感叹时间过得太快，后来怕人说自己大，现在她已经有点不敢想自己的年龄了。

“我该怎么称呼你呀，‘大人’？”关林涛调皮地问。

“我叫杜红妹。”

“红妹……”

“还是叫小杜吧。”红妹纠正。叫名字她觉得太亲近了，还是保持距离好。

“小杜老师，不打搅了，你准备明天的课吧。”关老师走了。

第一天就那么过去了。

第二天上课没有谁出难题，但学生们不信任的目光她完全读得懂。

4

今天是第14天。

教研组其他老师在上課了，红妹呆立着，怀念起当学生的日子——无忧无虑的少年，相约了一起散漫地挽着臂上学，一路上旁若无人地说说笑笑。上课不高兴，听课时随便搞点不大不小的恶作剧：传个小纸条、给老师画幅肖像、谄几句打油诗、把前边女生的辫子系到椅子背上……

原来，两个月前，自己也不是“省油的灯”。也许学生都这样，不一定是跟谁作对，只是有时需要发泄一下蓬

勃生命中的剩余精力。

窗外是一排笔直的白杨树。秋阳下，树叶一闪一闪的，泛着老绿的光泽。秋风袭过，几片被扯下的叶子悠悠荡荡，泊在秋色里。

母校的操场上没有杨树，沿跑道外圈种了一圈槐树，分配工作时正是槐花盛开的时节。红妹的日记本里夹着好几簇沁出清香的槐花，那是告别母校时特意采集的。想起母校还是蛮亲切的，毕业时说过：要当个最出色的教师。现在，还没上课就先发怵怎么行？不，要顶住！

红妹深深吸了一口气，把夹子放到背后，背起双手，学着老教师的样子摆出些深沉气，一步步朝教室踱去。

“端起老师架子，尽量少笑，必要时抓住事情来个‘下马威’镇住全班，你是老师，要有老师的威严。”想起关林涛嘱咐的话，红妹挺挺胸，调整出一脸严肃后推开教室门……

啪！备课夹子被她重重地放到讲台上。故意弄出声音后，她留心观察学生的反应。“得镇住他们的。”她对自己重复着。

安静了。杜老师甩甩辫子走上讲台。第一节课是“天天读”——30年前的中小学生，能熟背好多毛泽东原著，一本《毛主席语录》倒背如流，那是“天天读”的成果。

这节课的内容是检查背诵毛泽东主席为纪念在陕北烧炭时牺牲的红军战士张思德所写的文章——《为人民服务》。杜老师强调了注意事项，强调了纪律。“‘天天读’课上没有小事，所有表现都是对伟大领袖的态度问题！”她绷着脸讲过后，照着点名册叫人背诵、记分。

不知道是“态度问题”的说法产生了威慑力，还是记分的做法让学生觉得新鲜，反正今天课堂纪律格外好。红妹绷紧的神经慢慢松弛下来。

“老师，上‘天天读’看别人的书是什么态度？”一个叫方来篷的男孩站起来。提出问题后，他用“稍息”的姿势立在座位上，双手撑住桌面，身子向前探出一点，半眯着那双本来就不是很大的眼睛，挑战似的朝杜红妹诡秘地一笑。这调皮又有心计的男孩经常出点难题。

“嗯？”杜老师抬起头，目光急速地在教室里搜索着看书人。这是大问题，不能小看。她脑子里很快闪过一个念头：抓住这事整顿纪律，整出老师的威严。如果能预知未来，杜红妹绝对不会做这个令她遗憾了几十年的决定。

“是陈雪妹。”方来篷朝旁边一指。

陈雪妹低垂着头一声不吭。她是红妹接班后转来的学生。可能因为差不多同时跨进这个教室的缘故，红妹心底里觉得跟她格外亲近。

十几天下来，她发现陈雪妹是个不一般的女孩。她安静、秀气，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上写字课那天，红妹站在雪妹背后看着她写了几个字，发现这女孩的坐相、握笔非常规矩，像是经过很专业的训练；再看写好的一篇字，恨不得每个字都给画一细圈圈才好。语文课上，她朗读课文的语调抓得红妹心中痒痒的，红妹禁不住问：“你上过少年宫朗诵班吗？”这个13岁的女孩身上有着那个时代一般孩子身上少有的灵秀气和书卷气。

红妹喜欢这种气质，自然会在各种场合流露出来，这种流露把她钟爱的女孩放到了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涉世